

## 孟波、严金萱:从《梁祝》到《白毛女》

● 马信芳

孟波先生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他又是个老革命。1940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团长。1942年,他与何士德、贺绿汀等被送往延安,受任为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戏剧音乐系资料室主任和研究员。

两年后,孟波遇到了比他早三年到延安的歌唱演员——严金萱,她是奉聂荣臻司令员的调令,来鲁艺学习的。在这里,两人从相识到相知,1946年,结为伉俪。

新中国成立后,孟波历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文化局、电影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而严金萱先后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越剧院和上海舞蹈学校的领导。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奏响了,中国交响音乐民族化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礼赞。在“话蝶五十年”时,大家没有忘记,孟波正是这个传世作品《梁祝》的组织策划者。

那天,我来到湖南路8号孟波先生家作采访。孟老热情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严金萱老师。这次采访,让我深深感到,孟波作为上海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代社会活动家的智慧和大气。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报送了三个题材送校党委审查:1、《大炼钢铁》;2、《女民兵》;3、《梁祝》。想不到,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孟波,在《梁祝》旁,打了勾。

这一明智“选择”,绝非偶然。孟老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并非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风”,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起初就有背景人物的支持,而是他自己也作曲,懂得音乐。他知道,小提琴特性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题材。而越剧《梁祝》本是一部委婉动人的爱情剧,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

那时的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为了搞好这次创作,

孟波向副院长、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推荐了作曲系四年级的高才生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所以,当《梁祝》在世界各地奏响时,孟波这位幕后领导功不可没。

严金萱在少儿音乐领域倾注了极大心血,一生创作了300多首少儿歌曲。而她最负盛名的是她为芭蕾舞《白毛女》作曲和创作插曲。

2010年,我再次前往孟家采访,这次是特意拜访严金萱老师。说起为《白毛女》作曲,她大为感叹:太不容易了!

1962年,当上海市舞蹈学校副校长胡蓉蓉等开始编创芭蕾舞剧《白毛女》,邀请严金萱为其作曲,她很是高兴。那天,回到



■ 依偎 (摄影)

家即向孟波要救兵。孟波一番鼓励外,只说了四个字:创新、突破。严金萱连夜看完音乐资料后,第二天即与编导演代辉、傅艾棣商量:去河北、山西农村,进一步了解白毛女故事发生地的人民在抗战时期的情况。果然不虚此行。他们来到乡村,一边收集、采访有关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与民间舞蹈资料,一边与当地乡民座谈。这次重返故地,让她们再次感受老区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衷心拥护和无限热爱,特别是群众喜欢的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为她创作舞剧《白毛女》音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严金萱决定:将“原有的、经过发展的、新创作的”三部分音乐——结合而融为一体,突破芭蕾舞剧根本不唱(或极少唱)的旧框框,采用“声乐伴唱”这一我国群众喜闻乐见的载歌载舞的民族形式,融汇到西洋芭蕾中去。

这样,除了保留《北风吹》《扎红头绳》等原歌剧选曲,并加以改变外,严金萱新创作了《序歌》《我要冲出虎狼窝》《盼东方出红日》《大红枣儿甜又香》《相认》《百万工农齐奋起》等独唱、对唱、合唱歌曲,以鲜明、高昂、刚健而抒情的音乐语汇,烘托人物,开掘主题。同时,运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如《参加八路军》《军队和老百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使时代背景更鲜明、更亲切。而在乐曲、舞曲创作方面,吸取了华北民歌、河北山西梆子音调;乐队配器中采用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洋乐队结合的方式。

### 藏头诗

● 费平

贺喜歌声响课堂,  
教育成就满橱窗。  
师承良品栽桃李,  
节高硕果累栋梁。  
快意园丁遵双减,  
乐洒汗水苗更壮。

## 桂萃苑

方世明 刊头书法 张烨

## 蟋蟀声声为我鸣

● 杨金坤

入了秋,天气渐渐凉爽了,正适宜读书。夜不成寐,随手抽出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至《蟋蟀》一章读起来,读着读着,耳边依稀响起了故乡蟋蟀的鸣叫声。

在故乡,整个漫长的夏天,你是找不到蟋蟀的身影的,它不知到哪儿流浪了,似乎销声匿迹很久很久,等到暑气已消,秋风渐紧,夜凉如水。它恶作剧似的躲在夜的一角,扯开它美妙的嗓子,抑扬顿挫引吭高歌。

每到这个季节,客居在城市一隅的我,总是固执地认为,那遥远而熟悉的蟋蟀声,是在为我鸣唱。

小时候,我的脚比同龄人都长得快、长得大,头年的鞋转年就穿不下去了。因了这个原因,每逢蟋蟀鸣唱的秋天,母亲就开始忙着给我缝制单鞋和棉鞋。昏黄的煤油灯下,劳作了一天的母亲开始穿针引线,我在蟋蟀“嘟嘟嘟”地叫声和母亲“啾啾啾”地拉线声中香甜入梦。多少次我一觉醒来,都能看到母亲羸弱的身影随着灯光的闪跃颤动不已。

蟋蟀声声,是为了我拥有一双新鞋而鸣唱。

上学时,我最喜秋天夜读。窗内一灯如豆,我坐在书桌前,三更灯火五更鸡。窗外,幽静的月光下,几只蟋蟀远远近近一起吟唱,随风飘来,此起彼伏,此断彼续,比高明的乐师演奏还要美妙。这些或雄浑、或嘹亮、或低沉、或清脆、或沙哑、或悠长、或短促的鸣唱,给我清苦的夜读生活一抹亮色。

蟋蟀声声,是为了我挑灯夜读而鸣唱。

十八岁,我应征入伍。临走的头天晚上,母亲帮我收拾行李箱。灯光下,一只黑褐色的蟋蟀飞来,落在行李箱上。它披一身黑亮的盔甲,一对长长的触角抖动着,一双薄薄的翅膀因鸣叫而震动,六条粗壮的足死死地扣在行李箱的表面上,两只大大的复眼盯着我,“嘟嘟嘟”地叫个不停。母亲说:看,咱家的蟋蟀也不舍得你走呢。一句话,说得我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扑簌簌落下。

蟋蟀声声,是为了我的离别而鸣唱。

屈指算来,我离开故乡已经40年了,睡梦中,常常被多年前故乡的蟋蟀鸣唱惊醒。打开灯,揽镜自照,从镜中的一缕白发、眼角渐渐多起的鱼尾纹,我感受到我的生命走进了秋天。曾经的母亲拉线声,曾经的挑灯夜读声,曾经的蟋蟀挽留声,伴着发酵的记忆在胸中膨胀,这一刻,我泪流满面。

蟋蟀声声,是为了我的人生之秋而鸣唱。

## 无奈的方言

● 海巴子

这个茬,你说你的普通话,他说他的本地话,你听不懂,那是你活该,那些小商贩宁可不做你这笔买卖,也绝不放弃他说方言的自由和自在。

方言在中国是个最普遍的现象,各地有各地方言,不仅语音语调有差异,语法用词也完全不同。许多方言的表现力是普通话不具备的,表达之生动,表述之深刻,各家方言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它

构成了中华语言文化的宝库。

可惜,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方言在悄然无声地消逝,其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闲暇时,常和各地的朋友们探讨方言,发现保护方言迫在眉睫。由于各地人员的流动,普通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几乎所有商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都在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交流,让方言退居二线。直接的影响是目前上学的孩子们已处于方言能听不能讲或不愿讲的地步,这样的后果是方言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消失。

暑期,天南地北地瞎逛,此刻来到川陕边境的一个五线城市,商洛。在各种小吃摊前兜兜转转,同时也被周遭的当地方言吸引了注意力。虽是半懂不懂,但也在努力与小摊贩们沟通着,想把已经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商品往下压压价,不是为了那几毛钱的计较,而是真喜欢跟当地人有这样的语言上的碰撞。

这次的川陕行,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那里的老百姓极其珍视自己的方言。任你如何去挑逗,希望他们来上几句“川普”或是“陕普”,对不起,没人理你